

本报通讯员摄

深入开展教育革命的大辩论

论当前教育战线上的两条路线斗争

梁 效

右倾翻案风的鼓吹者在哪些问题上

向无产阶级教育路线进攻

一九七五年夏季前后，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在社会上刮起了一股右倾翻案风。他代表资产阶级抛出了“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否定教育革命、文艺革命，否定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向社会主义发动猖狂进攻。他们的矛头对着伟大领袖毛主席，对着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对着广大革命群众，妄图搞修正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教育战线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搏斗的一条重要战线，文化大革命就是从文化教育阵地开始的，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首先要从这里打开一个缺口。他们抛出了连篇累牍的奇谈怪论，否定无产阶级教育革命。让我们看看这些是什么货色吧。

如何看待这几年的教育革命形势？他们说，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革命的方向“总没有解决好”，“大学水平还不如过去的中技高”，“大学生真象大学生还差得很远”，咒骂现在上学很猖狂”，简直是一团糟，必须由他们出来“扭”转局面，进行纠“偏”。

对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怎么估计？他们说那可真是个宝贝，“和十七年教育路线对着干的提法是错误的”，应该为它翻案。

学校的根本性质应该是什么，要培养什么人？他们公然不让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篡改毛主席的教育方针，不准批判“智育第一”、“知识私有”和“读书做官”等修正主义谬论，反对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说什么“就是白专，有一点怕什么？要爱护、赞扬”。在他们看来，上了大学，就不能和工人划等号了，要做工人贵族。他们要把学校重新变成培养资产阶级精神贵族的场所，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在教育战线上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持什么态度？他们横加指责，竭力反对从有实践经验的老工农兵中招收学生，说“要挑中学生好的直接上大学”，攻击工农兵学员上、管、改“强调过分了”，诬蔑开门办学是“只当劳动力，反对上海机床厂‘七、二一’大学的方向和道路，否定朝阳农学院教育革命的新鲜经验。一句话，对这些新生事物一概反对，必欲扼杀而后快”。

对我国知识分子的状况究竟怎么估计？他们说毛主席《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所作的科学分析已经过时，反对对知识分子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挑拨知识分子同党和工农兵的关系，妄图要知识分子走回头路。

学校究竟应该由谁来领导？他们攻击这几年教育工作的领导不行，提出“要有热心科学的外行来领导”，妄图否定无产阶级专政的领导，让资产阶级重新夺走教育部门的领导权。

当前教育战线的主要危险是什么？他们否认修正主义仍然是当前的主要危险，一再鼓吹“这几年最大的危机是不读书”，妄图用“业务台风”刮掉阶级斗争这个纲，取消教育战线反修防修的重大战斗任务。

把这些修正主义的奇谈怪论加以分析，就清楚地看出，贯穿其中的是一条同毛主席革命路线相对抗的修正主义路线。它的实质就是要为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翻案，反对教育革命，反对把学校办成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反对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也就是反对无产阶级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这是右倾翻案风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代表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修正主义路线的突出表现。为了弄清这条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实质，我们必须对这些奇谈怪论深入地进行分析批判。

否定文化大革命以来教育战线的

大好形势，是为反对教育革命制造舆论

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教育革命，以雷霆万钧之力，把剥削阶级世代把持的教育阵地搅了个“天地翻覆”。在这场大革命中，一个崭新的无产阶级教育制度，通过各种试验，正在逐步建立。教育战线的社会主义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从来没有过的事情：创造世界历史的无产阶级，第一次用自己长满厚茧的粗大的手，把握了培养青年一代的航向。学校为工农敞开了大门。教育同三大革命运动实践血肉相连。一批批中学校的毕业生，满怀革命的豪情到农村去，到边疆去，到最艰苦的地

方去，到党和人民需要的战斗岗位上去，坚定地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这是一幅多么振奋人心的情景！“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教育革命带来的巨大变化，和文化大革命前教育阵地的状况，形成了一个鲜明的对照。

对于这种大好形势，亿万工农兵和革命师生欢欣鼓舞，而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却把它攻击得一无是处。什么“降低了教育质量”呀，“拖了四个现代化的后腿”呀，他们难道真的在关心教育质量吗？就以农科大学为例，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培养的学生，虽然读了不少书本，但是学农不务农，学农不爱农。现在朝阳农学院等院校培养的学生，学了能扎根农村，大批资本主义，大千社会主义，同广大贫下中农同呼吸共命运，在农业学大寨的运动中作出了优异成绩。对此，奇谈怪论的制造者却说水平低。可见，他们满口的“文化”，“质量”，都不过是否定教育革命的借口罢了。

文化大革命结束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现象，工人阶级占领了学校，开始在教育领域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的专政，有力地保证了毛主席革命路线的贯彻执行。工农兵学员肩负着阶级重托，上大学，管大学，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改造大学，成为无产阶级在教育战线的一支生力军；开门办学使师生和学校各项工作时时处于广大工农兵群众的监督和关怀之下，大大增强了无产阶级改造教育阵地的力量；广大教师队伍在工人阶级的领导和工农兵群众的再教育下，增强了改造世界观的自觉性；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和学校体制，在批判资产阶级斗争中正在深刻地改造。教育阵地上阶级力量的对比，发生了有利于无产阶级的巨大变化。这就是今天教育战线“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的本质所在，也是那些刮右倾翻案风的人，那么加以仇视的原因。

把革命形势描绘成一团漆黑，是反动派历来否定革命的一种手法。孔老二攻击奴隶阶级和新兴地主阶级反对奴隶主的革命形势是“天下无道”，彭德怀攻击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是“得不偿失”。一九六一年前后，刘少奇一伙对一九五八年的教育革命进行反攻倒算时，也疯狂叫嚷这是“乱、糟、偏”，“降低了教育质量”。今天，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又拣起这个破烂武器，反对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然而，螳臂岂能当车，实见其不自量而已。

对十七年的教育怎么估计，实质是

对旧学校要不要根本改造的问题

问题还是出在对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的教育如何估计上。现在，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已不再公开说国民党办的学校不要改造了。他们说，十七年的学校都是好的，是已经改造了的社会主义学校，它培养出多为社会主义服务的人才，怎么能否定和批判呢？

这是欺人的谎言！

解放后，我们从旧社会接收了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地主资产阶级办的学校。在文化大革命前的十七年里有没有变化？从形式上看，是变了，我们派了一些人去领导学校，学生成分和课程内容也有了一些变化。但是，学校的性质并没有根本改变。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没有得到贯彻，还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学校。用简单的话说，就是资产阶级专了我们的政。造成这种状况的罪魁祸首，是刘少奇一伙党内走资派和他们推行的那条修正主义路线。

毛主席一贯重视教育领域的革命，解放初期就提出要以老解放区的教育经验为基础，“有步骤地谨慎地进行旧有学校教育事业的和旧有社会文化事业的改革工作”。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实现之后，毛主席又进一步为我们规定了无产阶级教育方针，提出了“教育要革命”的一系列极为重要的指示。毛主席的教育革命路线，是用无产阶级的面貌彻底改造旧学校的路线，是一条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路线。

但是刘少奇一伙顽固对抗毛主席的革命路线，提出了一条教育“应按过去办法，基本照旧，加以若干改良”的修正主义路线。也就是说，在不触动国民党教育制度的根本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些修正主义的内容，把我国的教育变成封、资、修的混合物。在刘少奇一伙的把持下，这条黑线在教育界统治达十七年之久。他们把教育大权拱手奉送给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实行资产阶级的党闹和学闹的联合专政。他们让少数资产阶级“权威”垄断学术讲坛，肆无忌惮地为复辟资本主义制造舆论，毒害青年。他们在文艺学术中宣扬地主资产阶级人性论，哲学中宣扬唯心论、合二而一论和阶级斗争熄灭论，历史学中宣扬帝王将相创造历史的英雄史观和让步政策论，自然科学中鼓吹“超政治”、“超

阶级”的思想和各种唯心论和形而上学的观点。反动的孔孟之道和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思想，在学校中到处泛滥，构成了修正主义路线统治学校的思想支柱。

在修正主义路线的统治下，学校不是为无产阶级而是为资产阶级培养接班人。它用“智育第一”、“知识私有”、“成名成家”、“读书做官”等种种地主资产阶级思想腐蚀青年，引诱他们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道路。即使是工农子弟，经过长期的潜移默化，也有一些人程度不等地丧失了原有的阶级感情，逐步接受资产阶级世界观，被资产阶级奴化。

这些触目惊心的事实，是对十七年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有力控诉，是十七年旧学校没有得到根本改造的铁证。

从旧学校出来的学生，多数或大多数是好的，有的还有所发明创造。但这不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什么功劳。每个有切身体会的人都很明白，他们之所以能为社会主义做出一些贡献，正是在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批判旧教育所给予的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走与工农兵相结合的道路的结果；是离开旧学校以后，在参加三大革命运动的实践中，重新学习的结果。越是革命向前进，就越感到改造世界观的必要，就越加痛恨旧教育的毒害，这正是受过旧教育的广大知识分子的共同心声。

毛主席最近指出：“搞社会主义革命，不知道资产阶级在哪里，就在共产党内，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走资派还在走。”这告诉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主要危险是修正主义，革命的对象是资产阶级，重点是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的教育仍然是资产阶级的，其主要原因就在于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推行一条修正主义的路线，把持了教育部门的领导权。今天，刮右倾翻案风的人如此猖狂地要倒退，要复辟，清楚地说明走资派还在走。这种现象难道是我们能够容忍的吗？

要不要把学校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是两条教育路线斗争的根本问题

教育界刮右倾翻案风的人为什么那么仇视教育革命，肆意攻击大好形势？为什么那么美化十七年的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为它翻案？从根本上说，就是因为今天在教育这块阵地上，无产阶级开始实现了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学校正在被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因此，要害还是一个谁专谁的政、学校为哪个阶级的政治服务的問題。

在有阶级的社会里，教育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从来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都是阶级专政的工具。两千多年前孔老二办私学，就是为了宣扬“克己复礼”，培养维护和复辟奴隶主专政的门徒。资产阶级办教育，是为了替资产阶级培养各种统治人才和训练恭顺的奴才。从来没有不为一定阶级服务的教育。在社会主义历史时期，学校不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在这个问题上，难道还会有什么别的答案吗？

无产阶级担负着人类历史上空前未有的改造旧世界的任务，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造成使资产阶级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再产生的条件”。这就必须靠许多代人坚持长时期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才能办到。要改造世界，最重要的就是改造人，培养人，因为世界正是靠人来改造的。为此，无产阶级必须占领教育这块阵地，作为对资产阶级专政的一个重要方面，用它来宣传无产阶级的世界观，批判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思想，培养一代又一代能坚持无产阶级专政，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革命事业接班人。列宁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认为教育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一个更为重要的工具，教育革命是一个把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的大问题。实践证明，教育革命对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巩固，关系极大。苏联由于没有坚持列宁的教育革命路线，学校成了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资产阶级可以通过学校培养他们的接班人，这些人可以通过学校这个阶梯，进入上层建筑各个领域包括政府的各个部门掌权，使红旗落地，国家改变颜色。这个教训是无产阶级必须深刻记取的。

我们伟大领袖毛主席总结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进一步发展了列宁关于教育革命的思想，从实现无产阶级专政的伟大任务出发，指出：“教育必须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必须同生产劳动相结合”，“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

者。”这个教育方针，全面深刻地体现了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要求，进一步阐明了学校作为无产阶级专政工具的作用。

教育界奇谈怪论的制造者，攻击我们没有全面贯彻执行党的教育方针，似乎他们最“全面”。这不过是用一种折中主义的诡辩手法来骗人。他们篡改党的教育方针，反对把有社会主义觉悟放在首要地位，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把“有文化”这一点变成主要的东西，大肆鼓吹“智育第一”。

搞“智育第一”，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一个突出表现。他们说，“不要不加分析地批‘智育第一’”。但是请问，“智育”什么时候“第一”过呢？不是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智育，就是为资产阶级政治服务的智育。所谓“智育第一”，不过是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者抹煞教育的阶级性，否定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加紧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的手段罢了。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公然鼓吹“白专”道路，就道出了他们宣扬“智育第一”的资产阶级实质。

他们攻击无产阶级教育“不讲学文化”，无非是说现在学生读的书本不如旧学校多。在他们看来，学习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上好阶级斗争这门主课，对旧学校进行批判改造，开门办学，联系实际地学习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用的文化科学知识，都不算学文化，而叫做“苛捐杂税”和“不务正业”。这就说明他们主张学的“文化”，正如列宁早已揭露过的那样，是“九分无用一分歪曲了的知识”，是浸透着资产阶级世界观毒汁的文化。

他们认为大学的任务只能是培养干部、科学家，说什么现在大学“就是培养工人农民，这样学校就取消了”，公然反对批判“读书做官”，反对培养普通劳动者。这就暴露了他们要扩大资产阶级权力和三大差别的真面目，说明他们要培养的所谓“干部”、“科学家”，正是那种以知识为资本，凌驾于工农之上的资产阶级精神贵族。刮右倾翻案风的人看不起劳动人民，自以为高人一等，其实是最蠢的。“群众才是真正的英雄，而我们自己则往往是幼稚可笑的”。这个马克思主义的真理，被他们完全抛到了九霄云外。

这就是他们在名为“全面贯彻”，实质是全面篡改党的教育方针的口号下所制定的修正主义教育方针。很清楚，他们要办的学校，正是不折不扣的复辟资本主义的工具。

毛主席指出：“列宁为什么说对资产阶级专政，这个问题要搞清楚。这个问题不搞清楚，就会变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关于阶级和阶级斗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是我们进行教育革命和一切工作的根本指导思想。离开了它来谈什么教育，就必然要迷失方向，走到修正主义的斜路上去。“学校应当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工具”。列宁的这一指示，用最简洁、鲜明和准确的语言，概括了无产阶级教育革命的根本性质，阐明了我们学校的根本性质。承认不承认列宁的这个论断，是教育战线上区别真假马克思主义路线的试金石。教育战线修正主义奇谈怪论的鼓吹者公然不让列宁的这一论断，说明他们背叛了无产阶级专政。

一场群众性的教育革命大辩论正在全国蓬勃展开。不坚决回击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向毛主席革命路线发动的猖狂进攻，教育革命就不能前进。只要阶级斗争还存在，资产阶级和它在党内的代表人物还会利用教育这个阵地，为他们复辟资本主义服务。教育这块阵地，无产阶级要占领它，把它完全改造过来，是不容易的，需要进行长期的斗争。世上无难事，只要肯攀登。只要我们始终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就一定能够把我们已经开始的事业进行到底，直到完全的胜利。



西藏师范学院工宣队队员、共产党员谢洛乃才（藏族）在教育革命大辩论会上发言，回击右倾翻案风。

新华社记者摄

批“三项指示为纲”促春耕生产

昔阳县广大社员和干部在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中，进一步开展农业学大寨运动，决心打好“五五”计划第一仗，夺取春耕生产新胜利

据新华社太原电 在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伟大斗争中，山西省昔阳县二十万社员和干部意气风发，斗志昂扬，把批判的矛头对准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抛出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推动农业学大寨运动更加深入地向前发展，春耕生产搞得轰轰烈烈，革命和生产形势一片大好。

“什么‘三项指示为纲’，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毛主席这一重要指示的发表，指明了斗争的方向，进一步鼓舞了全县社员和干部的斗志。他们认真学习毛主席的重要指示，联系大寨二十多年来坚持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夺取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新胜利的实践，联系昔阳九年学大寨的实践，深入批判

“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批判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论。广大贫下中农和基层干部指出，大寨合作化以后的二十多年中发生了令人振奋的大变化，人变、地变、产量变，每一个进步和胜利，都是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纲才取得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就有了明确的方向。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妄图取消阶级斗争这个纲，改变党的基本路线，是绝对办不到的。

昔阳县广大社员和干部以亲身的经历，批判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歪曲大寨和昔阳的经验，妄图把农业学大寨运动引向邪路的罪行。大家指出，大寨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胜利进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多快好省地发展社会主义农业的典型。大寨二十多年来办了许多事，其中最根本的一件，就是二十多年如一日，坚持了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坚持了对修正主义、对资本主义、对一切旧意识形态的批判，坚持了对资产阶级法权的必要限制。学大寨运动，不是一个什么学技术、学高产的运动，而是一个学大寨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坚持阶级斗争、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运动。昔阳九年学大寨所以有成效，出现了“旧貌变新颜”的大好形势，就是因为抓了阶级斗争这个纲。

昔阳县的广大社员和干部在批判“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中，

着重指出，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要革修正主义的命，革资本主义的命。革命才能解放生产力，只有坚持阶级斗争为纲，社会主义生产才能出现新的飞跃。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口口声声叫喊生产，实际上他所讲的生产并不是要发展社会主义生产，而是要不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的生产，不要社会主义方向的资本主义生产。大家说，总结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的教训和九年学大寨坚持阶级斗争的经验，使我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搞经济，必须坚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搞生产，必须坚持上层建筑领域的革命；搞现代化，必须搞好人的思想革命；搞大干，不能忘记大批大斗。堵不住资本主义的路，就迈不开社会主义的步，批不臭修正主义，就斗不倒资本主义。

以阶级斗争为纲，深入开展革命大批斗，反击

新华社沈阳电 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推动抚顺钢厂生产蓬勃发展。今年一、二月份，全厂提前完成了国家计划，钢和钢材的产量分别比去年同期增长百分之十三和百分之十二。同时，产品质量提高，品种增加，原材料消耗下降，还试制成功并且成批生产了四种国家急需的新产品。

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中，这个厂的广大职工在厂党委领导下，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指示，紧紧抓住“三项指示为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开展革命大批斗。各级领导干部站在斗争的前列，工人理论队伍充分发挥骨干作用。到目前为止，全厂已经举办各种类型的学习班三十九期，召开各种类型的批判会五百九十多次，写出批判文章和大字报五千多份。广大职工把斗争的矛头直指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深入批判他炮制的“三项指示为纲”的修正主义纲领及其理论基础阶级斗争熄灭论和唯生产论，揭露这个修正主义纲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篡改党的基本路线，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实质，提高了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用更大的干劲抓革命，促生产，以实际行动回击右倾翻案风。在这场斗争中，厂的各级领导干部深入生产第一线，和工人一起学习革命理论，一起回击右倾翻案风，同时参加集体生产劳动，推动革命和生产蓬勃发展。广大党团员、工人理论队伍成员以及劳动模范、先进生产者等，在各项工作中充分发挥骨干作用。他们既是革命大批斗的尖兵，又是生产的闯将。在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运动中诞生的“三八”炉的女炼钢工们，怀着极大的无产阶级义愤，利用业余时间集体写出了《从孔老二的“仁”、宋江的“忠义”看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所谓“团结”》的大字报，对全厂的革命大批斗起了推动作用。她们在生产中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创造了同类炉的日产最高纪录。这个厂的第一炼钢车间，历史上钢的日产最高纪录是五百四十八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大大激发了职工们的社会主义积极性，今年以来两次刷新了纪录，目前，钢的最高日产纪录已达到了七百二十三吨。

目前，抚顺钢厂广大职工正在“可上九天揽月，可下五洋捉鳖”的英雄气概，掀起抓革命、促生产的新热潮，决心把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进行到底，夺取新的更大的胜利。

坚持学习 深入批修 增产钢铁

抚顺钢厂职工在反击右倾翻案风中提前完成一、二月份国家计划



辽宁省营口县各级组织带领广大群众认真学习毛主席重要指示，批判“三项指示为纲”，进一步促进了革命和生产的大好形势。这是社员们在修整梯田，决心战胜干旱，立足抗灾夺丰收，不失时机地打好春耕生产这一仗。

新华社记者摄

老战士的革命胸怀

——甘肃省临夏军分区司令员储士明热情关心青年干部成长

人民解放军临夏军分区司令员储士明深刻理解毛主席关于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教导，积极热情地关心、帮助青年干部进步成长，表现了一个革命老战士的政治远见和开阔的革命胸怀。

储士明是一九三一年入伍的红军老战士，今年六十二岁。为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他南征北战几十年，今天，仍然保持着战争年代的那么一股劲，那么一种革命精神。经过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他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觉悟有了进一步提高，对社会主义新生事物更加热爱，对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更加关心。

一九七三年的秋天，临夏军分区党委要选拔一批青年干部参加“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党委书记储士明和党委成员们根据毛主席关于选拔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五条标准，对全分区的十多个预选“苗子”进行反复评比，最后选定了当时在乡办乡办县人民武装部担任副部长的张

德功。张德功是一位东乡族干部，出身苦，根子正，一九五八年入伍，荣立过三次三等功，还多次出席过甘肃省军区 and 兰州部队的积极分子代表会议。对于选拔张德功进军分区领导班子，大多数同志认为党委这样选拔干部，表示满意。也有人怕他“挑不起重担子”，面对这种情况，储士明和党委的同志认真学习毛主席的有关教导，批判那种“论资排辈”的错误思想，提高对搞好领导班子老、中、青三结合的认识。林批批斗运动刚开始，张德功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担任了军分区副司令员。储士明在党委会上向大家作介绍：“张副司令员今天到任了，我们党委增添新的血液和力量。我们一是欢迎，二是支持，三是要学习他那股子朝气蓬勃的革命劲头。”

储士明和分区党委为了帮助张德功提高理论水平和领导才干，在张德功走上分区领导岗位以后，就请他到上级党委举办的马列著作读书班学习，并且把他

放到斗争第一线去经风雨、见世面。去年初，分区抽调一批机关干部到临夏县漫路公社蹲点支农。经储士明提议，党委决定让张德功担任支农工作队队长。漫路公社地处太子山区，环境艰苦，阶级斗争比较复杂。张德功在很短的时间里，跑遍了这个公社的十二个大队和一百零四个生产队，进行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帮助公社党委制定农业学大寨的规划，带领大队贫下中农打响了改天换地的战斗。这期间，储士明几次来到乡下看望张德功，听他的汇报，了解他前进的道路上有什么问题，帮助他不断地提高思想觉悟和领导能力。

为了帮助张德功更快地成长，储士明和张德功经常谈心，有时候也一起下基层。

一次，储士明到东乡族自治县检查民兵工作“三落实”的情况，同张德功一起下去，一起和干部群众实行“五同”，进行调查研究。这是个干旱山区，道路

崎岖，许多地方汽车难以通行，储士明就坚持步行。战争年代，他曾先后五次负伤，腿上有毛病，走起路来确实有困难。但他不畏难，不怕苦，忍着疼痛山越岭，跨涧翻沟，经常每天步行几十里，走访了一个又一个民兵连队。有时，张德功劝他休息，他却含意深长地说：“在继续革命的征途上，不能休息啊！”下乡期间，他不是给张德功讲战斗故事，就是教他如何开调查会，如何发动群众。他对张德功极有帮助，严格要求。

红军老战士储士明还虚心向新干部学习，从他们身上吸取新鲜的政治营养，弥补自己的不足。张德功走上领导岗位后，牢记毛主席的教导，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继续保持了艰苦奋斗的作风和普遍一兵的本色。他在工作上坚持高标准，生活上实行低标准，自觉地限制资产阶级特权。储士明经常对照这位年青干部的好思想、好作风，找自己的差距。他还请张德功给党委讲自己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破除资产阶级法权思想的体会，使党委“一班人”更加焕发了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精神。

(据新华社)

埃塞俄比亚政府友好代表团访问太原

新华社太原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电 以社会主义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经济委员会主席莫格斯·沃尔德·米凯尔上尉为团长的埃塞俄比亚政府友好代表团，由国家建委副主任彭毅陪同，今天下午乘汽车从大寨到达太原参观访问，受到了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李顺达、太原市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全云等负责人的热烈欢迎。

贵宾们在太原参观了

山西纺织机械厂、太原柴油机厂、太原市华光鞋油厂。

晚上出席了山西省、太原市革委会举行的欢迎宴会。贵宾们在参观工厂过程中，莫格斯团长赞

了工人自力更生精神。他说，自力更生原则，对第三世界来说是有益的。一个国家只有依靠自力更生才能促进革命，依赖帝国主义只能妨碍革命。

我农业代表团前往菲律宾访问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讯 应菲律宾政府邀请，农林部副部长杨立功率领中国农业代表团一行十人，于十四日上午乘飞机离京赴菲律宾进行友好访问。到机场送行的有农林部副部长梁昌武和菲律宾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拉斐尔·冈萨雷斯等。

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锻炼成长

——记胜利油田一批青年女干部的事迹

在胜利油田，有一批朝气蓬勃的青年女干部。她们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曾经是向修正主义路线英勇冲杀的紅卫兵小将。现在，她们有的已成了油田党委常委，有的担任了政治处副主任、工会副主任、团委书记、大队副教导员以及指导员、队长等领导职务。油田广大干部和群众热情地关怀和支持她们，她们也都严格地要求自己，自觉地到阶级斗争的风浪中接受锻炼和考验。

孤岛女子采油队管理着散布在荒无人烟的滩上的七个计量站和三十七口油井。这个队刚成立时，人员是从四面八方调来的学徒工，思想不稳定，技术力量薄弱，井、站设备也不完善。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就趁机吹冷风，说女子采油队保不准要“笑着成立哭着散”。在困难和冷风面前，二十六岁的女子采油队党支部书记、指导员侯淑慧没有被吓倒。她和其他干部一起，带领职工认真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学习毛主席关于妇女工作的指示，狠批刘少奇、林彪反革命的修正主义路线，狠批反动没落阶级的意识形态孔孟之道，她们豪迈

地提出：“任凭风浪滔天起，誓作劈波斩浪人。”

大学习、大批判，激发了全队工人大大社会主义的积极性。侯淑慧和队干部以身作则，带领工人们日夜苦战，一鼓作气整修了七个计量站和三十七口油井的所有设备，全部达到了二类井站的标准。接手第一个月，原油日产量就比原来提高了二百多吨。到一九七五年底，这个队的月产量就比一九七四年建队初期提高了百分之三十五。工人们都称赞侯淑慧是“善于抓纲带目的好带头人”。

在阶级斗争的风浪中，胜利油田的青年女干部不断提高自己的马列主义水平，提高从路线上分析问题的能力。胜利油田指挥部政治处副主任田素华，是一九七〇年才从石油学院毕业的大学生。她走上领导岗位以后，党委积极支持她在实际斗争中锻炼提高。这个指挥部有一个基层队，领导班子不团结，

队伍失调不一致，生产也上不去。党委就派田素华带领一个老中青三结合的工作组，到这个队去作后进转化工作。田素华和工作组的同志到这个队以后，和工人一起学习，一起劳动，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搞好团结，促进生产。经过两个多月的工作，这个队的面貌发生了变化，革命生产搞得热气腾腾。

胜利油田这批青年女干部十分注意抓意识形态领域的阶级斗争，防微杜渐，反修防变。油田机修厂钻修车间二十五岁的党支部书记、指导员孙贞贞，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一直保持着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床上铺的是从老家带来的粗布床单、粗布被子；挂的是老家的补丁了、六个补丁的布蚊帐；穿的是普普通通的布鞋、线袜、布裤褂。有人说，你的经济条件也不错，为啥总是这样土里土气的？她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就喜欢贫下中农传给我的这种土

气。有了它，可以压住修正主义的邪气，清除资产阶级的臭气，发扬无产阶级的正气。”胜利油田许多青年女干部都象孙贞贞这样，对自己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敢于与旧的传统观念决裂，使自己真正成长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

胜利油田的这批青年女干部，不仅在阶级斗争中敢于劈风斩浪，而且在生产斗争中也勇于挑重担，打头阵。二十三岁的于腊兰，现在是胜利采油指挥部第一大队女子采油队的副指导员，分工主管挖站的工作。挖站是座大型原油集输站，数百口油井生产的原油，都要到这里处理后才能外输。为了提高原油脱水的能力，减少原油流失，小和全站同志自己动手，清理站上的污水池和脱水器，改变挖站的面貌。现在，经过清理、改造的挖站四站，生产能力大大提高，而原油流失却下降到国家规定的标准以下。

新华社通讯员
新华社记者
(本报有删节)

翻案不得人心

反击大得人心

(上接第一版)广大文艺战士指出，这正是因为《春苗》以尖锐、激烈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作为矛盾的主线，深刻揭露了刘少奇修正主义卫生路线的罪行，描绘了毛主席革命卫生路线给祖国大地带来“春风杨柳万条”的大好形势，无情地鞭挞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面对这样的优秀影片，党内那个要算文化大革命账的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怎么能不骂呢？

上海电影制片厂《春苗》创作组的同志在批判中说，党内那个不肯改悔的走资派的咒骂，说明我们搞《春苗》的方向对头，路走对了。他把《春苗》斥为“极左”，正好暴露他是站在极右的资产阶级立场上，死命地保护那条修正主义黑线，不许革命人民站起来揭发，起来批判。但是，历史的车轮决不会倒转，文化大革命的案是永远翻不了的了。

目前，上海文艺界反击右倾翻案风的斗争正在深入发展。广大文艺战士在深入批判党内不肯改悔的走资派推行修正主义路线的同时，充分发挥文艺武器的战斗作用，带着一台台革命样板戏和其他优秀的文艺节目，到工厂去，到农村去，到部队去，为工农兵演出，向工农兵学习，和工农兵共同战斗，同时决心创作更多更好的反映无产阶级专政下革命人民同走资派进行斗争的作品。他们指出：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指挥我们胜利，我们一定要能够夺取反击右倾翻案风斗争的完全胜利，无产阶级文艺革命也必将在这场斗争中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第三世界国家发展农业取得可喜成绩

叙利亚棉花增产 索马里推广水稻生产 苏里南垦荒扩大种植面积 阿富汗增加甜菜生产促进食糖业发展

据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讯 据《孟加拉时报》最近援引孟加拉国农业发展公司的人所作的估算，孟加拉国本财政年度（一九七五——一九七六年）的小麦产量可望比上一年度增产百分之六十左右。

据报道，孟加拉国上个财政年度播种了四十万英亩小麦，产量为十六万五千吨。本财政年度小麦播种面积虽然同上一年度差不多，但是由于约一半的麦田都播种了高产麦种，产量可望达到二十六万五千吨。

新华社喀布尔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一日电 阿富汗一九七五年生产了一万多吨食糖，比前年增长了百分之二十。阿富汗所需的食糖过去主要依靠从国外进口，本国生产极少。最近几年，国际市场糖价上涨，给阿富汗进口造成困难。

阿富汗的气候条件，特别是在巴格兰和赫拉特等省，适宜甜菜生产。为了减少对外国的依赖，阿富汗政府向糖农提供甜菜籽和化肥，预付部分甜菜收购款，鼓励糖农扩大甜菜种植面积，增加甜菜产量，以促进本国食糖业发展。一九七五年，全国甜菜的种植面积已扩大到五千公顷，总产量比一九七四年增长百分之二十二。

新华社大马士革电 据叙利亚农业部棉花局公布，叙利亚一九七五年皮棉产量约达十五万吨，高

于一九七四年的产量；公顷产量达到二千一百二十五公斤（籽棉），比上一年增加二十五公斤。

一九七五年，尽管叙利亚气候条件不利于棉花的生长，但是，由于叙利亚棉农注意扩大棉花种植面积和积极改良品种，仍然获得了增产。

棉花是叙利亚的主要出口产品。近几年来，随着国内需要的增长和纺织工业的发展，用于国内的棉花逐渐增加。一九七五年生产的原棉将有百分之二十五供应叙利亚纺织工业。

据新华社摩加迪沙电 索马里在一九七五年积极推广水稻生产取得新成绩。

索马里推广水稻种植是从一九七三年开始的。从那时到一九七五年，种植水稻的农户和农业单位由四十五个增加到一百八十二个，种植面积由五十公顷增加到八百零三公顷。据有关部门统计，虽然去年又遭受旱灾，但单季稻的平均产量仍然达到每公顷四千五百公斤。

索马里政府为发展水稻生产曾经采取了许多有效措施。多次召开推广水稻种植业会议，动员农民积极种植水稻，并向他们发放贷款、贷出稻种，供应化肥和农药，租给农业机械。

新华社乔治敦电 帕拉马里博消息：最近，苏里南政府决定在首都帕拉马里博东部的科默韦伊纳地区的四千公顷土地上种植水稻，在两千公顷土地上种植蔬菜，并划出三千公顷土地用作牧场。

此外，政府还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发展科默韦伊纳地区的农业，并批准了一项七千六百万苏里南盾的拨款，其中一千六百万盾将用于今年的开垦计划。



一九七六年是斯里兰卡开展大生产运动的第三个年头，农业取得了显著成绩。现在一些地区的稻田已开镰收割。

新华社记者摄

土耳其总统科鲁蒂尔克接见我大使

新华社安卡拉一九七六年三月九日电 土耳其总统法赫里·科鲁蒂尔克三月九日接见即将离任回国的中国驻土耳其大使刘春，并同他进行了友好的谈话。在此之前，土耳其参议院议长泰金·阿勒布龙和土耳其国民议会议长凯末尔·居文也分别接见了刘春大使，并同他进行了友好谈话。

我科协代表团离开曼谷回国

新华社曼谷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电 以王顺桐为团长、陈树怀为副团长的中国科协代表团结束了对泰国的友好访问，三月十四日离开曼谷回国。

前往机场送行的有泰国科学协会主席塞坤·西丹耶拉那和前排席巴滴·秋沙那。

中国驻泰国大使馆临时代办吕子波也到机场送行。

中国科协代表团在泰国期间，访问了泰国的一些科学研究机构、大学、工厂、村庄和名胜古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代表团还同泰国的科学工作者进行了广泛的接触，两国科学工作者在科

学技术方面交流了经验，从而进一步增进了相互了解和友谊。

三月五日，泰国外交部长差提猜·春哈旺设宴招待代表团。三月十三日，代表团团长王顺桐设宴，感谢泰国主人的热情接待。

中国科协代表团是应泰国科学协会的邀请，在二月二十二日到达泰国的。

埃及总理萨利姆参观中国馆

新华社开罗一九七六年三月八日电 第九届开罗国际博览会三月八日在开罗开幕。

埃及总理马姆杜·萨利姆在开幕式上为博览会剪彩。出席开幕式的有：埃及内阁部长，一些国家的贸易部长和各国驻开罗的外交使节。中国驻埃及大使张彤和中国馆馆长龚志恒也出席了开幕式。

开幕式后，萨利姆总理参观了博览会各馆。当萨利姆总理在贸易部长陶菲克·阿卜杜勒·法塔赫的陪同下来到中国馆的入口处时，受到了张彤大使和龚志恒馆长的热烈欢迎。埃及客人以很大的兴趣参观了中国馆。萨利姆总理对中国馆的人员说：“我很高兴参观你们的馆。你们的展品生动地反映了中国人民多年来所取得的伟大成就。祝中国人民取得更大的成就。”

约有四十个国家参加本届博览会。展出将于三月二十七日结束。

朝鲜《劳动新闻》发表评论员文章

驳斥朴正熙集团对朝鲜人民严正立场的诬蔑

新华社平壤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电 朝鲜《劳动新闻》三月十四日发表评论员文章，驳斥南朝鲜朴正熙集团对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三月四日给世界各国国会和政府的信的诬蔑和攻击。

文章说，三月十三日，南朝鲜伪外务部发表所谓“声明”，诬蔑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设会议三月四日给世界各国国会和政府的信是“宣传”，是为了“削弱”南朝鲜的“安全体制”等等。

文章说，这是朴正熙集团“企图摆脱它处于国内外孤立状态的又一次挣扎”。

文章指出，“朴正熙集团妄图乞求美帝侵略军永久霸占南朝鲜，掩盖它投靠美帝在南朝鲜疯狂进行的战争活动，把对话陷入僵持状态的责任推给别人，使它的分裂永久化的阴谋活动合法化”。

文章说“南朝鲜傀儡在所谓的‘声明’中谈论什么‘促进对话’，这不过是為了欺骗国内外舆论的拙劣伎俩”。

文章说，朴正熙集团的“以‘两个朝鲜同时加入联合国’和‘阶段论’为主要内容的所谓‘稳定和平’，只是意味着‘稳定’，目前南朝鲜在美帝侵略军军事霸占下的殖民地奴役状态”。

文章指出：“南朝鲜傀儡的欺骗阴谋活动，只会进一步暴露它们的战争狂人、法西斯分子、分裂主义者的原形，只会带来在国内外人民中间更加孤立的结果。”

抗议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的侵略

莫桑比克首都群众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

新华社马普托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电 莫桑比克首都马普托各界群众十万人三月十三日举行示威游行和集会，抗议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对莫桑比克边境的侵略，支持政府对罗得西亚实行全面制裁。

示威群众冒着雨，高唱战斗歌曲，高喊反对史密士政权的口号，穿过首都主要街道，汇集到体育场，举行群众大会。他们举着的标语牌上写着：“保卫祖国！”“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就是我们的斗争！”

“打倒史密士种族主义政权！”“非洲一定会全部解放！”

莫桑比克国防部副部长、武装部队总参谋长塞巴斯蒂奥·马科斯·马博特在大会上讲话，呼吁莫桑比克人民在各条战线上努力工作，以保卫祖国和

支援津巴布韦人民。他强调说：“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的斗争就是巩固祖国的独立和革命。”

莫桑比克军队、工人、青年和妇女代表也在大会上讲话。他们在讲话中强烈谴责罗得西亚种族主义政权对莫桑比克边境的侵略。

赤道几内亚庆祝民族胜利日

新华社讯 马拉博消息：三月五日，赤道几内亚全国各地举行各种活动，庆祝民族胜利日七周年。

赤道几内亚总统马西阿斯和全体政府成员参加了在奥尼河省省会巴塔举行的群众集会，并检阅了由军队和民兵以及人民群众组成的游行队伍。

马西阿斯总统在集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指出：“我们继续为维护我们的独立而斗争，我们继续为我国人民的经济解放而战斗。”

他说：“赤道几内亚坚决支持所有非洲的解放运动。”赤道几内亚“决不赞成非洲大陆上有一块土地被控制在殖民强国的手里。”他呼吁“非洲各国人民团结起来”。

他还指出，非洲国家“决不应该用武力解决他们之间的问题”。庆祝活动。

他说：“赤道几内亚、喀麦隆、加蓬和尼日利亚在各个方面都应该合作。”

同一天晚上，马西阿斯总统在非洲宫举行了招待会。中国驻赤道几内亚大使胡景瑞和其它国家的外交使节出席了上述各项庆祝活动。

阿瑟·钟再次当选圭亚那总统

新华社乔治敦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电 圭亚那国民议会三月十二日举行特别会议，一致选举现任总统雷蒙德·阿瑟·钟为圭亚那合作共和国第二届总统，任期六年。阿瑟·钟总统在十二日会议上已经宣誓就职。

尼日尔共和国组成新政府

新华社讯 尼亚美消息：尼日尔共和国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国家元首塞义尼·孔切最近宣布，尼日尔二月二十一日组成了由国家元首塞义尼·孔切兼任总理的新临时政府。

包括：教育部长、国防部长伊德里萨·阿鲁纳、公职和劳工部长、邮电部长塞义尼·孔切最近宣布，尼日尔二月二十一日组成了由国家元首塞义尼·孔切兼任总理的新临时政府的成员。

中国和老挝的友好关系

中国、老挝两国是山水相连、历史悠久的友好邻邦。两国人民早在公元一世纪时就有了友好往来。公元三世纪初，当时扶南国国王明（位于老挝中部或北部）遣使中国，是两国最早邦交的开端。两国民间贸易活动也有长达五百多年的历史。

一九五六年八月，富马首相率领政府代表团访问我国。一九六一年四月，富马首相和苏发努亲王访问我国，中老两国发表联合声明，宣布中老两国决定正式建交。一九

六三年三月，老挝国王西萨旺·瓦达纳在富马首相陪同下访问我国。一九六四年四月，富马首相访华。一九六四年，苏发努亲王前来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五周年庆典。一九七四年八月，老挝政府民航代表团访华，中老双方签订了两国民用航空运输协定。九、十月间，老挝联合政府经济

和计划大臣陶苏那政府代表团访华，签订了两国政府经济技术合作协定。十月，以邮电大臣埃平·布法为首的老挝政府代表团访华，签订了两国邮政和电信协定。十二月底至一九七五年一月，我政府经济技术代表团访问老挝。一九七五年二、三月，为庆祝广州—万象直达航线开航，双方派了代

表团互访。三月，老挝民族政治联合委员会友好代表团应我国人大常委会邀请来我国进行友好访问。一九七三年十一月，中国友好代表团前往老挝解放区进行友好访问。此外，中国青年代表团、中国新闻工作者代表团等也曾去老挝解放区访问。

中老两国人民在长期反帝革命斗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战斗友谊，这种革命友谊将不断巩固和发展。

老挝境内的湄公河

源于中老边境的南乌江，是老挝境内的湄公河最大的支流。南塔河和南岸河，都是湄公河在上寮地区的重要支流。中寮的河流，较大的有赛奔河与宾兰河等。下寮有洞河、公河等河流。湄公河的支流几乎都是山区急流，到了湄公河沿岸平原附近，水势才渐渐平缓。湄公河的支流，只有四、五条能通行轮船，其余都通行小木船。

老挝境内的湄公河，蕴藏着丰富的水力资源，渔业资源也非常丰富。随着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建立，湄公河将为国家的繁荣和人民的幸福充分发挥作用。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是我国南面的一个邻国，和我国云南省接壤。

老挝东邻越南，南邻柬埔寨，西部和泰国接壤，西北面和缅甸接壤，是印度支那的一个内陆国家。

老挝全国面积为二十三万一千四百平方公里，百分之八十是山地和高原。平均海拔高度约有一千米，有“印度支那屋脊”之称。人口约三百万。首都万象。

老挝气候属热带、亚热带，全年分旱、雨两季：旱季从十一月到第二年四月，雨季从五月到十月。雨量充足，适合于农作物生长。森林茂盛，矿藏丰富。交通主要靠公路和水路，湄公河在老挝境内约有一千八百公里。

老挝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全国约有三十个民族，主要是老龙、老松、老听族。官方语言为老挝语。

老挝王国建于公元七四九年，当时名为“澜沧王国”。从十九世纪末叶起，法国殖民者侵占老挝半个世纪之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被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老挝人民进行了长期的民族解放斗争。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老挝于同年十月十二日成立临时独立政府，宣布老挝独立。一九四六年三月，法国殖民者重新侵入老挝。老挝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一九五四年，法国承认老挝独立。之后，美国帝国主义入侵老挝。一九五七年十一月，组成老挝历史上第一次联合政府。一九五八年右派推翻这一政府。一九六〇年八月贡勒政变，推翻亲美政府，组成以富马为首长的政府。同年九月，美帝策划沙湾拿吉集团富米·诺萨万和文翁·纳占巴塞在沙湾拿吉成立

非法政府，并于十二月底向万象新政府发动进攻，老挝内战爆发。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在老挝爱国战线的团结旗帜下，同美帝及右派反动势力进行坚决斗争，导致一九六二年日内瓦协议的签订，组成了以富马为首相，由左、中、右三派参加的第二次联合政府。一九六四年四月，右派势力策动反政变，第二次联合政府又遭破坏。此后，老挝人民进行了长期艰苦的抗美救国战争。一九七二年十月，老挝爱国战线方面同万象方面进行谈判，双方于一九七三年二月二十一日签订了“关于在老挝恢复和平和实现民族和睦的协定”。一九七四年四月，又组成以富马为首相，老挝爱国战线方面占一半席位的第三次联合政府。一九七五年上半年，老挝人民革命党积极开展反对美国及右派势力的群众运动，配合以军事攻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夺权斗争。八月二十三日万象省、市最后夺权成功。从十月开始，各省在老挝人民革命党统一领导下进行地方选举。十二月一日至二日在万象召开了老挝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度，成立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组成最高人民会议和政府，苏发努亲王任国家主席兼议会主席，凯山·丰威汉为政府总理。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的诞生，标志着老挝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是老挝人民在老挝人民革命党领导下坚持长期武装斗争的光辉成果。

老挝多年来受帝国主义侵略，经济得不到发展。农业人口占百分之九十左右。主要农产品，还产玉米、花生、棉花、烟草、咖啡等。去年下半年以来，老挝农民大力发展农业副业生产，取得了可喜的成绩。工业主要是轻工业，有一些小型的发电厂、锯木厂、碾米厂及小型锡矿等。手工业生产较普遍，主要是纺织、编织、造纸、砖瓦、陶瓷和铸铁等。

老挝人民民主共和国对外“奉行独立、和平、友好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坚决支持世界各国人民的斗争”。

芬兰报纸揭露苏联修谈裁军大肆扩张同美国争霸欧洲

苏联加强波罗的海军事活动威胁邻国安全

丹麦高级军政官员发表谈话指出

新华社斯德哥尔摩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电 哥本哈根消息：据丹报报纸报道，丹麦一些高级军政官员最近发表谈话，揭露苏联和它所控制的华沙条约组织日益加强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军事活动，威胁丹麦的安全。

丹麦《现实报》三月十日报道，丹麦国防大臣奥拉·默勒向该报发表谈话说，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在波罗的海地区日益加强的军事活动，同在赫尔辛基安全会议上所讨论的事情是脱节的”。他认为，这种行径是“对一个邻国的一种不礼貌的行径”。他还说：“它们（苏联同华沙条约国家）的飞机一直逼近丹麦的领土飞行。”据报道，默勒在向议会国防委员会提出的一份书面材料中指出：“由于华沙条约组织的部队在数量上增加，在质量上增强，必须认为它已经超出了纯粹防御目的的需要，这就发生了一种相反的趋势。”

《现实报》同一天还刊登了丹麦国防司令奥·布里克逊克隆—默勒的讲话，他说，丹麦国防当局密切地注视着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在逼近丹麦的地方所进行的活动，“我们不断有飞机和船只进行监视”。他指出，今年二月份在波罗的海上空有许多架苏联轰炸机在一次演习中朝着丹麦一直飞来，飞到距离丹麦领土十海里的地方，然后回头向东飞去。他说：“在这一事件中丹麦起飞了两架F—104式战斗机和两架侦察机进行跟踪，随时准备驱逐苏联的飞机。”

这位国防司令强调指出，今年以来，波罗的海地区苏联和华沙条约国家的“军事活动明显升级”，“我们应该对此保持警戒”。

据报道，丹麦外交大臣克·伯·安诺生也表示：“苏联的演习不符合在赫尔辛基所讨论的关于政治与军事缓和的愿望。我们不理解，在波罗的海日益加强的活动的背后究竟是什么。”

新华社赫尔辛基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电 芬兰《晨报》十二日刊载的文章指出，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为了争夺势力范围正在加紧扩军备战。

文章说，超级大国都要控制全世界，它们到处展开争夺，而欧洲则仍然是它们争夺的主要地区。文章指出，尽管谈裁军，武器的破坏力却在增加。苏联从战略上扩充军事势力。苏联海军已越来越经常地在过去是西方统治的地区里出现。

文章谈到北欧局势时指出，对于超级大国来说，控制北欧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文章特别提到波罗的海出口的通道和挪威北部的北方海域，指出这两处都是苏联通往大西洋的通道。

许多国家代表在联合国宪章特别委员会会议上发言

严正驳斥苏联反对修改宪章的荒谬论调

我代表强调审议宪章是大势所趋谁也無法阻挡这一潮流

新华社联合国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电 “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问题特别委员会”从二月十七日至三月十二日举行第一届会议，讨论了审议修改联合国宪章问题。

参加这届会议的许多国家的代表在一般性辩论中驳斥了超级大国、特别是苏联社会帝国主义反对修改宪章的荒谬言论。苏联代表科塞尼在发言中悍然叫嚷，苏联代表团“反对修改宪章的立场不变”。他胡说什么修改宪章是“不必要的、不现实的和危险的”，并荒唐地说修改宪章会“导致敌对、对抗和妄想”，“削弱相互信任和谅解”。

针对苏联代表的谬论，利比亚代表驳斥说，宪章决不是不可变动的。不对宪章加以变动、修改，联合国将不能适应已经发生剧烈变化的世界形势。她还指出，有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以联合国宪章中不合理的规定作掩护，滥用否决权达到自私的目的，损害了广大联合国会员国。委内瑞拉代表

说，大多数联合国会员国主张修改宪章。他指出，经历了长期的反对殖民主义斗争而获得独立的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加入了联合国，它们要求平等对待。罗马尼亚代表说，联合国的活动必须反映它成立以来三十年所发生的历史性变化；必须考虑扩大联合国大会的权力，改进联合国大会的工作，以利于联合国会员国讨论和决定问题。

中国代表何理良发言重申，中国代表团赞成审议联合国宪章，并且对它进行必要的修改。她说，联合国内外的形势变了，联合国宪章当然应该作相应的修改，以适应变化了的形势。她指出：“正是由于许多中小国家要求改变大国把持联合国的不合理状态，实现广大国家一律平等的原则，多少年来，尤其是最近十年来，越来越多的中小国家要求对宪章作必要的审议和修改。”她说，超级大国对要求审议宪章的潮流十分惧怕，极力抵抗。一个超级大国无理地指斥反对和阻挠审议宪章，肆意诽谤那

些主张审议宪章的国家，是什么“反动势力”，要“破坏联合国”等等，唯恐它滥用否决权的特权被剥夺。但是审议宪章是大势所趋，人心所向，谁也无法阻挡这一潮流的前进。会议在讨论成立工作小组的过程中，继续遇到超级大国的阻挠。经过大多数国家代表的坚决斗争，会议决定成立一个包括特委会所有成员在内的的工作小组，来研究各国对审议和修改联合国宪章及加强联合国作用的意见和建议。苏联代表毫无道理地以工作小组“任务不明确”，“条件不成熟”为借口，横加指责。许多代表对苏联代表进行了有力的驳斥。在大多数代表同意之下工作小组终于成立。苏联的卑劣行径再次暴露了它力图扭转特委会的方向，干扰和破坏特委会工作的险恶用心。

在工作小组的活动中，超级大国的代表进一

步对广大中小国家的代表采取顽固对立的态度。苏联代表在工作小组里面继续散布反对修改宪章的谬言，叫嚷什么主张修改宪章的建议是“不能接受的”；一面利用讨论来兜售假宪章的破烂货，胡说联合国的基石是“裁军”，目也是“裁军”。许多国家的代表在发言中驳斥了苏联代表的这些谬论。一些代表明确指出，要求修改宪章是广大联合国会员国的不容剥夺的权利。有些代表主张：联合国应当作出规定，让第三世界国家在作决定的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让中小国家在联合国事务中真正具有应有的权力；应当重新审查关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的规定，切实采取有效的措施，制止某些大国利用否决权的现象。中国代表何理良说，许多代表根据联合国的宗旨和原则提出的意见如扩大联合国大会的权力，缩小安理

会的权力，限制或废除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等，都是值得认真考虑的。她还驳斥了苏联代表就裁军问题对中国所进行的荒谬的攻击和诬蔑，揭露了超级大国用裁军作烟幕，掩盖扩军备战的真相。

十二日下午和晚上，特委会在讨论和通过本届会议准备向第三十一届联大提出的工作报告时许多代表要求在报告里建议联合国大会作出决定继续保持“联合国宪章和加强本组织作用问题特别委员会”并授权该委员会继续执行任务。但是苏联代表及其他少数人企图阻止把这一意见包括在报告里。他们采用了诡辩的伎俩，然而没有得逞。

这一届特委会会议的结果说明，广大联合国会员国为实现修改联合国宪章所进行的正义斗争正在深入发展，一、两个超级大国的阻挠活动是得逞不了。

科威特报纸指出中东地区的现实

没有“缓和”，只有苏美争夺

新华社科威特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三日电 科威特《舆论报》三月十三日发表社论，谴责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在中东地区加紧争夺和破坏阿拉伯的团结。

社论指出，人们在阿拉伯地区看到的不是所谓“缓和”产生的效果，而是两个超级大国争夺的现实。

社论说：“在我们阿拉伯土地上，我们可以看到两个超级大国到处进行干涉。”“我们还看到，两个超级大国竭力

阻碍阿拉伯团结的努力。”社论在揭露苏美在地中海、印度洋和海湾集结其军舰时指出，这两个超级大国到处活动，其目的是要把某些国家或地区纳入它们各自的势力范围。社论还说，俄国人在中东同美国争夺中遭到重大损失之后，又制造了安哥拉问题。“他们有一个基本观点，那就是只有使这些地区的人们处于软弱和分裂的状况，他们才能继续在那里扩大他们的势力。”

土耳其和法国在爱琴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

新华社安卡拉一九七六年三月十二日电 据土耳其安纳托利亚通讯社报道，三月十一日，土耳其和法国在爱琴海举行联合海军演习。报道说，正在土耳其

西部港口伊兹密尔进行访问的法国地中海舰队的一艘军舰，同土耳其海军一道举行了演习。法国地中海舰队司令费尔南·维克托·罗班上将与土耳其海军将领一起观看了演习。

据安纳托利亚通讯社早些时候报道，法国海军的航空母舰“克莱蒙梭”号在一艘驱逐舰陪同下，二月中旬访问了黑海进入地中海的土耳其重要港口伊斯坦布尔。

欺人之谈

苏修头目勃列日涅夫在二十五日上又一次侈谈中欧裁军问题。他卖力鼓吹苏修要为中国裁军作出“新的努力”，提出了“新的建议”，并且气势汹汹地指责西方“不愿放弃……单方面军事优势”，要苏联“作出有益于自己安全的让步”。照他来说，他那个“新建议”既能保持中欧“业已形成的力量对比”，又“不会损害任何一方安全”。真是想得周全，公平得很。但是，人们如果拿事实同言词一对照，勃列日涅夫的马脚就完全露出来了。

今天，中欧地区的现实究竟如何？由于苏美两霸在欧洲的激烈争夺，华沙条约和北大西洋条约两个对峙的军事集团都在那里集结着大量的兵力和

武器。苏修和东欧一些国家有五十个师、九十二万人，西方是二十七个师、七十七万人。在坦克和作战飞机的数量上前者比后者多出一、两倍。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苏修的许多兵力，恰恰是在它同西方进行中欧裁军问题谈判期间增加的。明明是苏修重兵压境，威胁西欧，在军队人数和武器装备方面超过西方，勃列日涅夫却指责西方不愿“放弃优势”，攻击西欧“有损于”苏联的“安全”。这不是欺人之谈吗？勃列日涅夫如此叫嚷的目的，岂不是要西欧国家“作出有益于自己安全的让步”，而听任苏修保持“单方面军事优势”吗？

如果再对苏修吹嘘的“新建议”稍稍加以剖析，人们对这一点会看得更加清楚。按照这个建议，苏美两国今年先裁减在东、西德的军事力量，使两个军事集团在中欧地区的兵力减少百分之二、三。双方其它国家则冻结自己在中欧的军力，以后再谈裁减问题。从表面上看，这种裁减似乎是“对等的”，可是照苏修的这种办法，裁来减去，多者仍多，少者仍少，其结果还是让苏修一方占“优势”。难怪西方国家尖锐地指出，苏修这一回的“新建议”，就是企图使它在中欧地区的军事优势“契约化”。而已。

人们知道，苏修为了同美国争霸欧洲，在欧洲中部保持大量兵力，它对于中欧裁军问题从来就不感兴趣。只是因为形势所迫，难于一口拒绝，它才不得已同意举行中欧裁军谈判。两年多来，它要出各种花招，左一个建议，右一个主张，但是万变不离其宗，打着“对等裁军”的招牌，力图保持它的军事优势。现在，勃列日涅夫又一次侈谈中欧裁军，其目的也无非是想装饰一下“和平”、“军事缓和”和“军事谈判”的门面，继续掩盖它在中欧地区的大肆扩军备战的真实面目。



田地大量荒芜 土壤日益贫瘠 森林滥砍滥伐

苏修全面复辟资本主义导致土地资源严重破坏

新华社一九七六年三月十四日讯 新华社记者报道：在今天的苏联广大农村，田地大量荒芜，土壤日益贫瘠，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这是苏修叛徒集团在全国全面复辟资本主义，采取一切手段在农村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所造成的必然结果。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集团篡权后，使苏联的农业生产陷入日益严重的危机之中，为了摆脱粮食生产困境，他们乞灵于开荒，在哈萨克、西伯利亚、乌拉尔、伏尔加河沿岸和北高加索的部分地区大量开荒。勃列日涅夫曾多次吹嘘在哈萨克开荒的“成果”，说什么垦荒使哈萨克“获得新生”，“根本改变了这一广大地区的经济、文化和整个面貌”等等。但事实恰恰相反，由于苏修叛徒集团以资本主义竭泽而渔的经营方针来开垦荒地，只顾当年产量，很少搞农田基本建设，结果使新垦区的草原植被遭到严重破坏。苏联《农业经济》杂志供认，“主要是一般的和保护林的森林不足，现有林带的状况和分布不能令人满意”，造成了开垦灾害。苏联杂志《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九七五年第十二期透露，苏联发生尘暴的次数“确实增加了”，简直“成了家常便饭”。“从一九六九年开始，基本上每年春天都闹一次风蚀”。据苏联联报报道，一九六〇年春季刮起两次尘暴，席卷了俄罗斯大平原南部的大部分地区，使垦区春季作物受灾面积达四百万公顷以上。

一九六三年的尘暴比一九六〇年影响的范围更广。在哈萨克垦区，受灾的耕地达两千万公顷。一九六九年的一次尘暴，使拉斯诺达尔、斯塔夫罗波尔和罗斯托夫等地的八十二万公顷小麦在几天之内全部被毁。苏联《莫斯科》杂志承认，“在哈萨克全部被开垦的土地上，每年都有尘暴”。由于勃列日涅夫集团大搞国民经济军事化，拨给农田基本建设的资金远远不敷需要。他们推行的“利润挂帅”经营原则使得得农工、农场负责人只顾眼前利益，不愿把力量用在保护农田方面。这些年来，苏联农田水利建设速度缓慢，旧有水利设施由于维护不善而迅速报废。据苏联官方宣布的显然经过粉饰的材料，每年新投产水浇地仅占耕地面积的百分之零四，而每年报废数相当于新投产数的六分之一。许多地方森林被滥砍滥伐。结果，农田土壤冲刷日益严重。苏联《农业经济》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八期报道说，仅在阿塞拜疆，“每年被冲刷的肥沃土壤达四八百万吨……受到侵蚀的土地有三百三十万公顷，不难设想，侵蚀给阿塞拜疆的国民经

济带来多大损失”。再以俄罗斯联邦顿河地区为例，苏联杂志《我们的同时代人》一九七五年第十二期报道，“水蚀对罗斯托夫造成的危害比风蚀更快、更厉害”，“由于土壤的冲刷使顿河的耕地每年减少八千公顷”，“由于水流而给（顿河）地区造成的损失每年就达四千万卢布”。苏联《莫斯科》杂志透露，由于水蚀，“冲沟在不断地出现，在乌克兰大约有一百万公顷的多冲沟土地。在俄罗斯中央黑土地带，每平方公里的面积上冲沟长度平均为五百八十米，而在库尔斯克州和奥廖尔州则为七百米”。在苏修叛徒集团篡权以来的年代里，苏联大片良田变成了不毛之地。苏联《农业经济》杂志一九七五年第八期透露，“由于某些地方对土地经营不善，大面积良好的土地盐碱化、沼泽化，陷入受侵蚀等不利过程。结果，土地变劣，不能再用于农业”。这家杂志说，沼泽化、盐碱化、荒废，受到侵蚀和灌木丛生的土地“一九七三年在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共有九百六十万公顷，即占土地总面积的百分之五十二”。据报道，俄罗斯联邦的伏尔加格

勒州被侵蚀和盐碱化的面积竟占全部农业用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农业经济》杂志去年第五期报道，在白俄罗斯的维切布斯克州有三十六万一千公顷的农业用地上长满了灌木林和小树丛，占全州农业用地的百分之二十。而在这个州的“巴农”国营农场，“所有耕地灌木丛生，有些地方变为沼泽，乱石成堆”。苏联《莫斯科》杂志透露，乌克兰农业用地有三分之一因水蚀而变劣。在一九六一到一九七〇年的十年间，罗斯托夫州就有三万一千公顷肥沃的土地报废。

土地大片荒芜，使得苏联耕地面积和割草场面积不断缩小。苏联报纸不得不承认，“有一些地区，由于各种原因的原因，耕地面积在继续减少”。由于“缺乏应有的照管和不遵守起码的利用规则，使大面积天然割草场和牧场长满了灌木和小树林，灌木土丘和沼地”。据历年《苏联国民经济统计年鉴》材料，一九七四年耕地面积比一九六一年减少了一千六百五十万公顷。割草场面积自一九六四至一九七四年十一年间减少了百分之十以上。有些地区问题

尤其严重。苏联《农业经济》杂志去年第八期透露，“一九七三年同一九五〇年相比，格鲁吉亚、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农业用地减少了九十六万一千九百公顷，即减少百分之九点八，耕地减少六十七万六千四百公顷，即减少百分之二十二。格鲁吉亚耕地面积大大减少，一九七三年同一九五〇年相比，共和国耕地面积减少了四十八万六千四百公顷，即减少百分之四十一”。

土地资源的破坏，影响到粮食生产。正是在勃列日涅夫当年主持垦荒的哈萨克，一九七二年以来，连续三年减产，一九七五年比一九七二年减产百分之六十。

苏联粮食多次大幅度减产，在苏联国内激起了强烈的不满。勃列日涅夫起先把一切归之于“天气非常糟糕”。但这显然无法搪塞过去。最近在苏修二十五日上，他不得不承认，“问题不仅在于客观原因”，但却又把板子往下打，并拿农业部长波列扬斯基作为“替罪羊”，撤掉他的政治局委员职务。

但是，仅从苏联土地资源遭到严重破坏的情况就可以看出，苏联农业一团糟的根本原因既不在天气，也不在一般干部和群众，而恰恰在于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一伙推行的复辟资本主义、大搞扩军备战的路线和政策。苏联农业生产一团糟的罪魁祸首正是苏修叛徒集团。